

裂腦症治群

窗外陣陣槍聲將我從黑暗中喚醒，我稍微睜開眼，強烈的白光隨即逼得我將眼睛眯成縫，朦朦朧朧中一位身穿護理師衣著的男子迎面向我走來。我坐起身，此時才發現自己正臥在病床上，四周除了那位護理師之外並無他人。此時他已走到病床旁，懷裡夾著一份文件，臉上掛著熟練的社交微笑輕聲細語的說：「你好，這是你的病歷資料，確定資料無誤後請稍後片刻，將有醫師來為你診斷。」「嗯。」我輕聲應了一下，他便轉身離開病房。不知道為甚麼，我總覺得自己腦中有股空乏虛無的感覺，宛如經歷車禍後喪失記憶般。我翻開病歷資料，裡頭寫著：

西元 2093 年 2 月 9 號

患者姓名：埃德蒙·伯克

醫師：約翰·史都華·彌爾

罹患疾病：頑固性癲癇

治療方式：由於患者癲癇症狀無法透過藥物有效控制，因此進行腦部胼胝體切除手術以控制癲癇，至於手術併發症裂腦症候群仍需觀察。

那股空乏的感覺似乎隨著閱讀病歷資料而褪去了一些，的確，癲癇一直以來是我人生的一大障礙，數年來不定時的昏迷和抽搐宛如隨時攜帶一顆定時炸彈般。可惜的是，在藥物無效的情境之下手術治療是唯一的解決之道。只不過漫長的治療過程中我並不痛苦，期盼症狀改善的祝願總能使我戰勝悲傷，如今得知手術順利，心情也不禁愉悅起來。

此時病房的門再次被打開，一位身著白袍的醫師走了進來，他身材頗為高大，兩側貼耳處茂密的黑捲髮和頭頂中央光禿禿的景象形成搶眼對比。我對他笑了笑，他禮貌地回應後便拉張椅子坐在我身旁。他說：「你好埃德蒙，我是約翰醫師，關於你的癲癇，我可以很放心的向你保證，症狀已經完全得到控制。」聽到這邊我的嘴角緩緩上揚，但醫師清了清喉嚨，轉而用較為平緩低沉的語氣說：「只不過因為手術的關係，你有罹患裂腦症候群的風險，這邊可能需要為你做進一步的檢查。」「沒有問題。」我馬上答應道。接著醫師便著手準備檢查設備，幾名護理師也推著儀器進到病房，醫師忙碌之餘一邊解釋道：「左腦是我們的主控腦，很多時候右腦都聽令於他，有時因為左右腦經過手術後分離了，導致左腦失去了主控權，形成左右腦互相爭奪主控權的情形，這就是裂腦症候群。」基於好奇和一點擔心，我問說：

「那麼請問醫師，裂腦的症狀是甚麼？」「症狀可多了，每個人都有些不同，但相同的是通常發病位置在右腦所控制的左半邊身體。」他一說完便起身，將兩片電極分別貼至我的頭顱左右側，又將電腦鍵盤擺至我手邊，螢幕則架在病床末端。「待會我們會利用這兩片電極詢問你的左右腦各種問題，請盡量以口頭回答，如果沒有辦法就用手邊的鍵盤打字表達給我們

看。」約翰醫師說。「沒有辦法用口頭回答？人不是本來就可以溝通自如嗎？」我疑惑地思考著。就在我不懈地思索時，腦海裡突然響起一個清晰的嗓音：「你的夢想工作是甚麼？」我急忙四處張望，只見醫師和護理師全都瞪大眼睛安靜地注視著我。我恍然大悟，原來他們正透過電極在向我的大腦提問。「一名政治家。」我立馬回答。緊接著又一個聲音傳進我的腦海，這次的語句十分模糊以致很難分辨字句的意涵，一時間我竟不知如何回答。我和醫師四目交接，他們的眼眶從原先的平靜轉而逐漸睜大，用驚恐的眼神望著我的左手。我順著他們的視線看過去，訝異和恐懼瞬間占滿整個心房，我的左手正自己在鍵盤上周旋起來，搜索著字元，同時螢幕上漸漸顯示出一行字：利布拉利森。我再次看向約翰醫師，他的眼神投射出不安。「埃德蒙，這個詞對你而言有任何意義嗎？」醫師問。「沒有，我沒有任何印象。」我答道，此時幾位護理師倒抽了一口氣，約翰醫師則是眨了眨眼，整頓情緒後說：

「很遺憾，你罹患了嚴重的裂腦症候群，你的右腦有著另一個獨立的意識，剛剛的問題是右腦自己回答的。」須臾之間，我從病床上猛然坐起，這番話簡直難以置信，怎麼可能一個頭顱裡能有兩個意識呢？「醫師，我會人格分裂嗎？我會有生命危險嗎？」我心驚膽戰地問，此時約翰醫師的眼神漸漸鎮定下來，但我明白這只不過是種對患者的安慰。「放心，有很多裂腦患者的症狀都能得到控制，總之先住院觀察一段時間吧！」他拍拍我的肩頭微笑著說，接著醫師一行人便匆忙趕往其他病房，留下驚駭的我孤身一人。

心中的恐懼隨著夜色的籠罩平息下來，夜晚的病房格外寂靜，室內彷彿有一層淡藍色的雲霧飄散在空氣中，時鐘的滴答聲也迴盪在每個角落，即使身為裂腦病患，此時內心仍不由得平靜下來。「碰！碰！碰！」突來的響亮槍聲頓時劃破了靜夜，緊接而來的是一陣哀號，人中彈垂死掙扎的哀號。在我所居住的康瑟福特森，黑夜裡響起槍聲早已是家常便飯，多半是因為保守主義的高壓執政黨—康瑟福特森黨在對自由主義者處以死刑，仔細想想才發現近來的槍聲比以往來的頻繁不少。我走向窗旁朝外張望，出乎意料的是有兩位身著黃衣的男子正在巷弄裡奔跑，再定睛一看，他們披巾上有著白鴿的圖像，那是象徵自由主義的標誌，而在兩人身後約十公尺處有三具屍體癱倒在地，是三名身著迷彩服的康瑟福特森黨軍人，此時那兩名黃衣男子已爬進白色高樓的窗戶消失了蹤跡。「那槍聲...莫非是自由主義者的秘密行動？」我自言自語著。「真是瘋了，竟敢違抗這種專權政府，保守主義有那麼糟嗎？」說完，我一頭栽進病床陷入沉睡。

隔天早晨，在血壓、脈搏測量完畢後，我走進廁所進行日常的盥洗，正當我的右手拿起牙刷準備張口刷牙時，地面突然傳來輕微的碰撞聲，似乎是塑膠製品掉落的聲響。我的目光飄向地板，沒想到此時右手手腕傳來劇烈的陣痛，下一秒的景象更是驚心動魄，原本拿著牙膏的左手緊緊抓住了右手手腕，只見我的右手嘗試掙脫控制以將牙刷放入口中，左手則用盡氣力

死命緊握手腕，有如兩個小孩爭奪零食般來來回回。我慌張跌坐在地，試著用意識讓肌肉放鬆，反而卻讓左手的握力更加強勁，一時的刺激令我失聲尖叫並開始大力喘息。幾秒鐘後一位女護理師趕忙跑了進來，「發生甚麼事了？」她急忙問。我緊張忙亂地應道：「我...我的左手不聽...聽使喚！」此時約翰醫師趕到現場，他蹲坐下來拍拍我的肩頭說：「我了解你的狀況，不要慌張。」醫師的話使我稍微冷靜下來，我張口試圖給予回應，但右手卻無意識地向醫師臉龐狠狠打了一拳，他踉蹌向後跌了一跤，手扶著通紅的臉龐。「趕快把病人帶到診療室。」醫師喊道，他和女護理師兩人合力把我抬至廁所外的病床，將病床急速推往診療室，或許是短時間接收過多驚嚇的緣故，我竟昏倒在病床上。

慌亂的情緒在清醒後煙消雲散，我躺在診療室的病床上，四周的隔離窗簾全拉了起來，使我僅能看見床邊一些醫療儀器。「你醒啦！還有沒有哪裡不對勁呢？」約翰醫師親切地問，他就坐在病床旁。「沒有，醫師...很抱歉...」他隨即打斷我的話。「別在意，你剛剛的情形是『他人的手』，我可以體諒。」「他人的手？」我狐疑地覆頌。「那是裂腦的症狀之一，因為右腦刻意跟左腦作對，使得左手不聽使喚，有時甚至會反其道而行。」醫師連忙補充說。緊張不安的情緒使我期盼從醫師的專業角度得到一些安慰，於是我說：「那總有治療的方法吧？」「沒有，沒有任何已知的有效藥物或手術。而且症狀還有蔓延到其他部位的可能。」醫師毫不遲疑地回答，這卻使我倍感憂心。我起身走向原先的病房，一路上走廊人來人往，護理師們三五並排前往各處，這倒是有些反常，「他們理應有秩序地沿牆走以讓出通道來吧？」我心想。

原先的病房和當初沒什麼差異，僅在床頭櫃上多了一疊文件。首頁是 2 月 10 號更新的病歷資料，其他則是今天的報紙，裡頭用大大的紅字作頭版標題寫著：三名軍人遭叛亂者殺害，政院文件失竊。內文還有利布拉利森黨主席的回應：那些叛亂的自由主義者聽好了，你們將被公權力制裁，我宣布從今晚開始加強宵禁，九點後不得有人上街，違者格殺無論。既然利布拉利森黨主席親自出面回應，自由主義者恐怕得吃盡苦頭，但對於訊息我總抱持懷疑，畢竟媒體只不過是獨裁者底下的一步棋，除了操弄人民也沒有其他用途。

之後一星期我的病情維持穩定，但醫院的氛圍卻驟變許多。護理師常常忘記測量血壓等資料，病歷也常兩三天才送來病房一次，至於約翰醫師更是鮮少前來進行診斷，醫院裡也時能看見鬼鬼祟祟的可疑人士，平時的條理秩序蕩然無存。而城鎮裡的自由主義者不再行動，宛如我的病情一樣沉默下來，只可惜安詳的時光僅只維持一週。在一個陽光普照的下午我慵懶地躺在病床上讀著政治書籍《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思》，我覆誦著書中字句：「自由乃是我們得自於祖先的遺產，而且是要流傳後代的。」不禁認同地心想：「確實，合理的自由值得我們的爭取。」此時腦海瞬間冒出另一個念頭，一個含糊不清的聲音說：「不，有了自由的人

性有如掙脫牢籠的猛虎，將帶來更多麻煩。」頓時我的思緒困惑不已，在兩個念頭之間拉扯。難以作出判斷對於崇向政治家的我更顯痛苦，以往我總是能樂觀看待這種情形，但此刻我的情緒也隨著思想一同不知去向。我嘗試專注在書籍其他字句上，沒想到更多念頭此起彼落闖進腦海，我痛苦地捲曲在床上，試圖指揮雙手抱頭，但左手卻不聽使喚。「碰！」此時一聲巨響撼動大地，整個病房也隨之顫抖，「碰！碰！碰！」如爆炸般震耳欲聾的聲音仍持續著。一時的驚嚇和放空情緒趕跑了方才的混亂思想，我向外張望，只見大氣中冒出幾個微型蕈狀雲，濃濃的煙霧竄流整個城市，幾座高樓大廈伴隨地面震動緩緩下沉塌陷，大火肆無忌憚地燃燒。醫院內刺耳的警報聲響起，「各位市民們，請不用擔心，這些愚昧的自由主義者在做最後的掙扎，我們將用軍火在三天內鎮壓他們。」康瑟福特森黨主席以市區廣播激烈吼道。此時廣播裡竄出另一個聲音：「各位市民，我們已經用事先預埋的炸彈爆破了國會大廈、黨中心等地方，是時候推翻一切暴政了，追隨自由主義吧！」自由主義者激昂地喊著，可見廣播系統已遭駭入。尖叫聲、鳴笛聲、槍聲響徹康瑟福特森城，兩大主義的戰爭宛如我的左右腦般互相廝殺，城市裡似乎沒有任何安全的角落。霎時病房門被用力甩開，約翰醫師面帶惶恐直奔向我說：「別出去，醫院很安全，他們不會波及醫療院所。」醫師的白袍沾滿灰燼和髒汙，衣角仍有燃燒的痕跡，驚恐的神情遍布整個面龐，我從未看過一向冷靜醫師露出如此情緒化的一面。「為甚麼醫師你這麼慌張？」我直盯著他問。他眼神飄忽不定，似乎猶豫是否要道出有所隱瞞，幾秒鐘後他和我四目交接，說：「我幫助自由主義者預埋了醫院附近的炸彈。」接著他又趕忙說：「不只我，很多人都這樣做，這座城市的人們都擁護自由主義，我的直覺也告訴我應當如此。」他說完竟笑了起來，轉身走出病房，一路咒罵著政府。

康瑟福特森黨並未在三天內鎮壓那些叛亂人士，媒體的報導宣稱他們節節敗退，先是軍火庫被攻陷，接著又傳來黨主席的死訊。這段日子我的病情已趨近極度惡化，身體的左半身幾近無法自主行動，他人的手、腳不斷作祟，就連最簡單的用右手解開衣扣的動作，我的左手仍不聽使喚地自己將衣扣再次扣上，依靠他人推輪椅成了我唯一的行動方式。而腦海裡多重的思緒也徹底失去控制，我的心中放棄了與他們搏鬥的念頭，任由他們在腦裡爭執著。接下來幾天不時有重傷的自由主義者和康瑟福特森軍人入院治療，有的全身大面積灼傷，有的則是骨肉綻開，有的甚至中彈無數，或許這就是限制自由所需付出的代價吧。

今日的媒體報導將撼動整個城市抑或全世界，在十一天腥風血雨的革命後，自由主義殲滅康瑟福特森黨取得政權。除了學校和醫院外整座城市皆夷為平地，烈火寄託著自由主義的復仇之心熊熊燃燒，空氣中籠罩霧濛濛的灰燼。我癱倒在病床上，長期的意識分裂使我的大腦疲憊不堪，左右視叉神經的視野逐漸不協調，我隨時都可能昏厥，此時自由主義者從廣播中宣

布道：「我們成功戰勝了暴政，從今天起不再有宵禁、黨禁、報禁，我們將...」我左右耳傳來的聲波也逐漸變調，我的五官皆喪失知覺。一陣暈頭轉向後我的大腦強迫關機，皮質神經不再運作而昏倒在病床。最後有意識的印象停留在醫師的話語，他和護理師似乎正推著我的病床趕往手術室，但由於聽覺不協調我僅能分辨出部分字句。「插入...電極.....他人...腦...輔...控制。」約翰醫師說。令人訝異的是即使僅有片段字句，我仍明白醫師話中的涵義：插入微電極到病患腦中，藉此與他人的腦連結以輔助控制病患的腦。我模糊的視線只能感受醫院走廊亮暗相間的變化，這個畫面卻異常熟悉，只可惜我沒能想起腦海深處若隱若現的回憶。只是心想：「麻醉之後，下次清醒便是手術成功那一刻了。」

我稍微睜開眼，昏暗的燈光中一位壯碩男子站在我面前，他頂著一頭茂密的黑髮，雙眼炯炯有神和我對視。此時我才發現我正坐在一張金屬椅上，椅子背後插滿電極和形狀怪異的儀器。「埃德蒙·伯克。」他大聲宣讀我的全名，聲音和在廣播發言的那位自由主義者一模一樣，我不由得顫慄起來。他繼續說：「很久沒清醒了吧，你把我們利布拉利森當傻子耍？」他語帶輕蔑地說。我皺起眉頭困惑地想起身和他對談，但這只使我的雙手抽痛，此時我才發現他們早已將我的雙手綁在椅背。「我不懂，發生甚麼事？我不是動完手術了嗎？」我問。

「手術？」他挑起一邊眉毛嘲諷地笑說。「你真的不知道你的罪刑嗎？資深康瑟福特森黨員埃德蒙·伯克。」這句話瞬間勾起我的長遠回憶，突然間我明白一切事情的來龍去脈。

我，埃德蒙·伯克，是一名保守主義者和腦神經學家，也是康瑟福特森黨員之一。我們和利布拉利森黨長年互相競爭，可謂保守主義（conservatism）和自由主義（liberalism）之間的廝殺。在一次康瑟福特森黨的徹底落敗後，我們誓言將不擇手段消滅自由思想，於是我透過醫院替所有利布拉利森黨員植入大腦微電極，這些微電極能連接到我的大腦，透過特殊儀器我便能控制這些人的思想。我的左腦極度活化使我成為一位樂觀、有條理且崇向保守主義的人，因此我便能將左腦的保守思想傳達給每一位自由主義者的大腦進而支配他們。但如此的動作剝奪了我腦中的意識，轉而全權專注在灌輸思想上。只不過出乎我預料的是，在長期思想灌輸之下我的大腦罹患裂腦症候群，我頭顱裡的左右腦開始爭奪主控權，使左腦不再能控制其他自由主義者的大腦。由眾多大腦形成的複雜迴路失去主宰，解放了我的意識，使我認為我活在一座稱為康瑟福特森的城市。而最初從病床上醒來，就是現實中我罹患裂腦而解放心識的開始，也是一切神經迴路不再受控使「世界」誕生的一刻，康瑟福特森城裡的每個人都是透過微電極和我連結的自由主義者們。起初裂腦病情不嚴重時，我的左腦仍保有主控權，使得控制思想的力量仍能作用在每個人，隨著病情嚴重而控制力衰減，每個具自由主義的大腦都活過來，因此康瑟福特森城中自由主義者的行動才會和我的病情惡化時間點完全一

致。同時間現實中的利布拉利森黨員也漸漸恢復自由思想，在我的裂腦極度惡化時推翻康瑟福特森黨在控制期間建立的高壓政權，拔除了我的儀器，使此刻的我得以回到現實。

種種回憶使我難以直視眼前這位自由主義者，我徹底奪取了他們所珍視的精神。「哼！知道你幹了甚麼好事嗎？也沒什麼好抱歉的了，我現在就送你去見你的保守主義同胞。」那男人說完，便從腰際掏出一把手槍走上前，將槍口直逼我的額頭。我用盡腹部肌力側身一扭，整個椅子和我一同跌落地上，「碰！」那男人被椅子絆倒失去重心對空鳴了一槍。此時我藉著儀器的金屬針將綑綁繩子的結斷開，起身奮力衝向門外，那男人也緊緊追在後頭，我在昏暗的走廊上拔足狂奔，一路上不斷拐彎試圖想摔開追捕，身後不時響起槍聲。突然一股燃燒般的刺痛從右腹部傳來，中彈的劇痛使我跪倒在地，我伸手嘗試向前爬行，沒想到此時那男人將我一肩扛起，我在空中掙扎著，但在他強壯的手臂之下全是徒勞，他一路將我帶到另一個房門前，右腳猛力一踹將門打開，這個房間十分開闊，即使視線搖晃仍能看見眾多人影。我被那男人強迫安置在房內前頭的座椅，此時我才意識到那些人影全是利布拉利森黨員，我還認出約翰醫師和醫院裡的幾位護理師，他們正瞪大眼睛惡狠狠地盯著我。「2093年2月28日，埃德蒙·伯克因控制他人思想實行暴政，宜處以死刑。」一位女黨員大聲宣讀著。剛剛那位壯碩的男人再次掏出手槍，瞄準我的左胸說：「你還有甚麼想說的嗎？」

或許強權的壓抑終將導致失敗的自我，控制思想也只是自視甚高，這些你給予的壓力積聚後將向你反撲。或許人們應當擁有自由，思想自由下的溝通將比一味強權壓抑來得好，至少這是那個「世界」教給我的。

總計 6469 字